

---

**MATERIALS OF THE  
FUTURE: DOCUMENT  
ING CONTEMPORARY  
CHINESE ART FROM 19  
80-1990**

[www.china1980s.org](http://www.china1980s.org)

未来的材  
料记录19  
80-1990  
中国当代  
艺术



**AAA10**  
BEYOND  
ARCHIVE

---

# 陈海燕访谈

2008-11-27

---

访问: 翁子健    时间: 约1小时    地点: 杭州美术学院版画系

## 学院及图书馆

**陈:** 我80年来中国美术学院读书，毕业后留校直到现在

**问:** 在来杭州之前，您在东北读中学，那时候有没有学过艺术？

**陈:** 中学时，由于中国那时候的革命运动，就是画刘少奇的漫画，满大街都是。在学校美术科，我们画刘少奇吃糖葫芦漫画，老师说我画得好，兴趣就从这开始了。

**问:** 有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？

**陈:** 在后来有，我们的抚顺市学雷锋的地方有一个学习班，我参加学习班，就是接触石膏像，学西洋画法，画一些海岛，画几何形体，从基础开始。

开始是想考油画系，没有考上。考中央美院的国画系也没有考上，鲁迅美术学院也考过，没有考上。最后就是到这来了，意外的，没有想到这。当时在东北生活，不知道有杭州、有浙江美术学院，不了解这一块，只知道是中国的南方，后来我一个朋友考上鲁艺，给我要到一个简章，然后我就报考这边，只是试试，就这样考上了。

**问:** 刚刚来到学校的时候，学校里面的气氛怎么样？

**陈:** 我是版画专业，当时学校里的女同学少，我的一届版画专业10名同学中有好几名女同学，但上一届版画专业就一个女同学都没有。由于我们女同学少，所以跟油画系的女同学住在同一个宿舍里。我们的宿舍里面就有[77届的女同学]。去美国被黑人杀死的林琳，他们班的女同学和我们住同一个宿舍，有版画也有油画的学生，混合在

一起住，所以林琳也常来我们这个宿舍…还有侯文怡，现在可能也在美国，是个上海人。

当时在教室里画静物，我们很多学生都是不太喜欢，私下里都学一些梵高、塞尚，自己另摆一组。教室里画一套，在房间里自己再摆，再画一套，基本上是这样。

**问：**在八十年代初，您已经对于西方的现代派艺术有理解？

**陈：**对。当时在校外，根本就看不到画册。我记得我读一年级的的时候，有课程是老师一周有一天安排去图书馆看画册，由老师带领我们去看，我们不可以随便借，老师借一摞，我们在一个固定的房间看。我总是非常激动，我坐不下来，老师说，你坐下来看。我说，我太激动了，坐不下来。一定要站着看，而且要快翻，因为想多看一点。那个时候就是这样，如饥似渴。

**问：**您对于什么风格的艺术会感兴趣一点？

**陈：**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风格，只是多看，喜欢印象派的东西比较多一点，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塞尚、梵高比较有人个性的痕迹，生命的痕迹非常强烈，所以非常感染人，我们也是学他们的比较多一点。

**问：**77届油画班的作品是比较现代主义的？

**陈：**对。比如说，从我的文化氛围，我是北方人，不如南方那么开放。当时鲁迅美术学院是从俄罗斯体系过来的，学俄罗斯的。

我到这来之后，我就发现这边都是学法国的、欧洲的，所以说对塞尚、梵谷、莫奈这些东西就非常喜欢，风格

不一样，因为他的不是仅仅写实的東西，颜色和个性比较强烈一点，我甚至觉得，这边画东西怎么这么简单？后来理解就不是这样了。

77届那个班，他们比我们进来要早，而且他们这帮人关注的艺术比我们要新。我们是80年进来的，他是77年进来的，我们进来时是以他们为榜样。他们私下里看一些这些书，抄克罗齐的美学。我们当时都写一些小卡片，都是这样记录。我现在还有，因为我没有丢东西。

当时侯文怡能借到一些书，是林琳借给她，她上课的时候看，在课间操跑时我就回去就抄一点，因为马上就要把书还回去。那个时候都是抄卡片。

**问：**那个书不能买吗？为什么要抄？

**陈：**买不到，那时候只有在图书馆借，只是短期的。

**问：**您对哲学类的书有兴趣吗？当时的女学生对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宏大的东西会不会也有兴趣？

**陈：**当时艺术这方面给我强烈印象就是不分男女。男女在体力上有差别，但是在艺术上，好像大家多是凭着感性，当然男孩子似乎更重于理性，他们都是比我大两届的，我跟他们住在一起，很多东西会影响我，包括他们看的书、画的画。再说我也是绘画专业的女同学，所以这方面就有一种共鸣，都是会在一个点上做。

我常和侯文怡周日去看电影，在门口等退票。那个时候买不到票，就要等退票。所以都是非常一致的，男女区别好像不是很大，男同学可能更能有办法把书搞出来，因为有很多哲学书是很难借出来的，所以说，他能借出来，我们就传着赶快抄。

**问：**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书？

**陈：**我当时看了罗兰写的《约翰·克里斯托夫》之后，做梦都流眼泪，自己又根据他这个书又发展了编故事，而且我梦里的故事都是带颜色的，所以我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，这个梦的笔录我一直在做，从80年开始笔记一直到现在，我做的作品也是梦。

当时电教科里上的文学课是《红与黑》，老师讲得很好。在电教科里面有一些录像带可以借看，又有很好的音乐欣赏课，就是在文学课里面，会兼放一点像花样滑冰音乐那种很美的曲子给我们听，我们都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。

那时，晚间会有一些名人来我们学校讲座，所以大家都是吃完饭，到西湖散步回来就去抢座位。那个风气特别好，听完讲座回到班里，大家轮流不分男女再做模特，今天轮到你，明天轮到我这样。

**问：**当时有什么讲座？

**陈：**讲座有有关音乐的，比如说讲《天鹅之死》，他怎么创造这个过程，我记得我们几个同学还跑到浙大去听。

**问：**会到不同学校去听讲座？

**陈：**对，有时候会跑到不同的学校。

**问：**我们知道，郑胜天老师在81、82年的时候，从北京的一个书展里面带了很多书回来放在美院的图书馆。

**陈：**对，他带回来的很多书，但我们是很难借到的…现在看，图书是给人看得越多是越好的，因为受益的是学生，那个时候要能借到书是非常不错的了，那批书我们恐怕看不到。

**问：**都是要老师当时去看的。

**陈：**是研究生，或者是老师有资格去借，我们学生就是看一般的资料，要等有一套书淘汰了，到我们这我们才能看这样。

**问：**您毕业之后可能就看得多一点。

**陈：**对，毕业之后有教师证可以自己去看书。

## 展览

**问：**当时您看过什么展览？

**陈：**当时的展览比较少，刺激我、影响我的，我觉得还是《德国表现主义》展，那个时候是在南京展览。还有大收藏家韩默举办的展览，在北京，那都是八十年代的事，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，我们都是乘火车过去。当时在上课，课上留两个学生，我们其他偷偷的跑掉。留下两个学生给我们报到、签名。

那个时候信息封锁的，接触的都是当时的主题性创作，要求给你一个题目，你来歌颂工农兵。所以，当看到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时候，看到它的颜色那么强烈，版画的木板不加修饰，[我感到很震撼]。

我本来就喜欢油画，没有考上油画系耿耿于怀。当时张

培力和王广义，他们俩是一个班的，他们每次上完色彩课，我都要上去看，因为我喜欢画色彩。我记得张培力的色彩是班里画得非常棒的。他们画的是摆的一个静物，几块衬布这一类的，也是学院教学里面必不可少的基础课。

当时我看到德国表现主义绘画，我就非常感动，因为他画的女人体和衬布非常有生命的，能跳出画面，虽然已是在「蓝色骑士」那个时代的作品，但感觉那油彩是昨天刚画的。我和侯文怡都买了一本画册，非常激动。那时候对我们来说，刺激很大。到了北京，看到了巨大的欧洲名画，看到摩尔的巨幅的油画，非常的辉煌。包括伦勃朗的，那都是原作，此前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油画原作。所以我们才意识到，光是看图书、在教室里画画并不能解决艺术的问题，一定看原作。对我个人来讲，当时是震惊之极。

**问：**当时应该在上海也会有挺多的机会可以看到展览？

**陈：**比较少，还是北京多。我属于不守纪律的人。当时我跑到南昌去看了一个澳大利亚的版画，就是做铜版画的一个展览，因为当时我做版画，但是我看不到原作。现在开放了，我可以到国外，甚至我到他们的大学里边，比如说我去过康奈尔大学给他们上课，他问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料？我说，有没有毕加索的原作？他可以到他们的艺术馆调出来，拿给学生讲。所以我觉得看原作是必须的，但是我们当时读书没有，只能看画册。

**问：**您刚才还提到一个韩默收藏展。

**陈：**韩默收藏展是非常早，也很轰动，可能全国喜爱艺术的

人都涌到北京去。在他展期的同时还有一个日本的版画展。那个展览展出一批日本当代的艺术家，也非常好，我看到了一个在日本当今也称为大师的东方志功的黑白木刻，都是人等大的作品，我看到原作，非常激动。它是纯黑白的，我非常受影响，所以到现在我一直做以我自己的梦为内容的黑白木刻。

**问：**在那个展览当时是人很多，是不是？

**陈：**非常多，要排队。到北京，我们住在一个研究文物的招待所里，开始我们去排队，要排的很晚，大家换班的排，一晚上就不睡觉了，要站位置。我为了给我们系里一个老先生排到号，就是我们的赵延年老师，他现在80多岁了，主要是做《阿Q正传》的木刻。为了给他买一张门票，我必须晚上排通宵。排队挂号，没有的时候我到附近工厂去看看，附近有盖房子的，就到那里去坐，到工地去混混，太冷了，找有人的地方，到天亮再逃回来排队。那时候买一张票非常难。

**问：**你们有几个同学一起去？

**陈：**有时候是自己私下逃的，有的同学有亲属的，就住到自己亲属那去了。去的时候是3个同学一起去的，后来有一个同学没有钱买票，我们坐火车，我们上了火车再把车票给他，他再上来，有人来查票时他要钻到座位底下，这样就逃过去了。

**问：**看展览应该都是在北京或者是南京、上海，在杭州是没有的？

**陈：**对，杭州这个地方好像没有。

## 电影

问：当时有什么电影可以看？

陈：当时看电影我们去的人也比较多，当时的电影比如有《非凡的埃玛》，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，是关于女歌唱家，唱得非常美。还有一些日本的，像《狐狸的故事》、《远山的呼唤》，我们看电影时就在底下画构图，因为那个时候电影有色彩，拍是日本的北海道，表现一些人的形象非常好，所以我们一边看电影，一边想构图、画构图，有的时候连看两遍。电影也比较少，但是有的话都必看。

问：这对于你们的画画、艺术创作也有一些影响？

陈：艺术反正都是相通的，是人性的就比较打动人。有的罗马尼亚电影表现革命的东西，看了就挺恐怖的，一看就觉得政治太可怕了。

## 毕业后

问：到了84年毕业，您就去教育系？

陈：对，我84年毕业，没有留在版画系。当时教育系也在这个院子里，我到教育系去当老师，吴山专当时是教育系的学生，我刚好分到 he 那个班。

我就是不称职的老师吧，因为我也跟他们差不多年纪，那个时候上课是老老师带一个青年教师，我是由一个老的老师来带我。我跟他们班的女同学非常熟，跟吴山专

不是很熟。

问：在1985年，有一个赵无极教授班。

陈：对，当时是一个系去一个人，我是教育系老师派我去的…当时赵无极先生自己带来纸和笔，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都是用铅笔把灰调子塑造起来，他拿的木炭条比我们国产的要松动好用，他的纸也非常好，真正是素描纸，当时我们是用纤维纸，就是白卡纸、纤维纸，就是比较粗糙一点，纸上去会打滑的，他用的纸就是让炭笔很宽一抹就是一个面，竖起来就是一条线，很像安格尔、米开朗基罗这样的。当时就是说强调这些体积，它跟油画转换，用这种体积更能说明问题。在这个学习班上，他每天给我们讲一些关于艺术的东西，班里同学挺用心的，把他的讲话都记下来。我记得后来我们还每人分到一本书，是赵无极先生讲课的内容出了一本书。

问：他有没有在训练班上，谈到多少比较当代的艺术？

陈：当代艺术也聊到了一些，但是更多的是解决我们在学院里边受学院派的过份影响，他想解决这个问题。他说：我走了你们又会回到你们的老师的那种方法和观念，所以他改变我们对艺术的关注点。

比如说，看模特，我们看这个红颜色，我下了课间操（我们那个时候有做广播操，到10点钟），做操回来，我看到你的颜色，你穿的红，我或许觉得偏紫了或者是偏蓝了，我可以跟着我感觉来画这块颜色。他要改变我们以往受学院派训练的影响，他觉得要换一个观念来看

物象。他经常强调说，我一走你们又回到你们那个上面去了，我们在这方面就力求能跟上他。

所以在那个班上，他不限制我们用什么方法画。我们当时都是各画各的，但是我很有印象的就是，他比较喜欢我们一个国画系的老师的方法，他用水墨的方法，就是画黑白的。他觉得这种比较生动一点，比较能贴切他的教学理念。

他当时带了夫人来，很多时还让他夫人给我们做模特，我们画他夫人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画过外国人，她是法国人。

**问：**当时有没有一些外国留学生在学校里？

**陈：**有，当时留学生专门有一个留学生楼，因为我们宿舍有一个人…他就喜欢跟留学生在一起，有时也拉着我去，到他们宿舍去看看，去交流交流。

**问：**从他们那里，有没有一些更当代一点的艺术信息？

**陈：**有当代一点的，我很喜欢留学生能带一些书来，因为我们图书馆给学生看的书，我们已经翻得不能再翻了，版画也没有几本书好看的…油画、雕塑、建筑我都喜欢，所以我经常看的还是其他东西多，关于版画反正没有几本书好看。

还有一些杂志介绍比较现代的东西。比如说，有日本杂志介绍日本当代书法，我也很感兴趣。八十年代日本有一批很厉害的人，包括梅元龙三郎画的油画，模仿西方都非常厉害的，模仿的非常到位。

我的启蒙老师的弟弟在日本，所以我在入学之前，从他那儿看了这些日本的画册，最先接触到的是油画…我启蒙老师也是画油画的，那个时候都是画主题创作，都是红光亮，但我这位老师画的是像梵高、修拉那样的点彩油画，我太崇拜他了。他也讲理论，他也讲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，他讲的东西我听不懂，越是听不懂，越想去听。所以说，到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感激这个老师。他觉得画画的人也不是非常严谨的搞科学的，他觉得应该是非常真诚的。我觉得，这位老师对我的启蒙非常关键。

[启蒙老师]会影响你一生…我这个画油画的老师，他当时也不为我们那个城市的美协所认识，但是他是师范系的老师。我前一段我还想起他，可惜他人已不在，我觉得他非常厉害。

**问：**后来出现了青年美术运动，参与者很多都是美术学院的学生，他们做了很多自己的展览，是比较前卫一点的东西。那个时候您对他们的活动有何看法？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活动？

**陈：**没有具体的跟他们一起去活动。我参加了一些学院派的展览，比如当时有研究生杨劲松做的一个学院派的展览，我拿出了一些早期画的水墨的〈梦〉，后来他们选的时候，没有让我展览，因为当时是学院里的展览，而我是学院的老师，要考虑学院能不能接受这些作品，当时有一些搞艺术理论的还说我做梦做出一些桃花梦。他们经常在大会上说，有的年轻老师做什么桃花梦，实际

上我没有做桃花梦，梦里都是一些和生活很贴切的景象，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不容许你这些梦在那里展览。所以都是私下看，有一些留学生、还有一些雕塑系的老师，他们私下到我工作室看我的作品，他们也觉得不错。我在86年做了一批〈梦〉，大约40多张，他们非常感兴趣。当我的创作得到认可，当时就觉得有信心做下去。

**问：**自己没有办一些展览？

**陈：**当时不可能有机会做展览。我第一次个人展览还是郑老师安排的，学潮以后郑老师出去了，他把我大约40多幅作品带到美国洛杉矶去做了个展。当时的评论家高名潞还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说：你已经是女诗人了，因为你的〈梦〉在那边展览的时候，有人把你的梦的内容翻译了，在电台广播。郑老师在那边找了一个浙大出去的学生，他外语非常好，给我的作品翻译成英文，当电台一广播出来就像诗一样，所以高名潞说我是诗人不是艺术家了。

但在国内不可能有机会做个展，因为那时候是主题的，不可能给你一个展览，是做你自由化的个人梦。我和张培力他们都很熟，但是我做的东西更个人化，我融入他们里面，我个人觉得不合适。

**问：**他们做展览都是非官方的这样做的。

**陈：**对，他们去过北京，我没有去。那个时候我都是做我个人的〈梦〉，但我没有参加他们的展览…

**问：**有没有留意他们的活动？就是通过《中国美术报》，或

者是直接去看他们的展览。

**陈：**有，这个我一直是看的，只是不参与。有的人性格比较内向，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自己做东西比较好。我也很喜欢热闹、活泼，但是我不是很张扬的人，就是我不喜欢那样去风光的，好像是这样…

**问：**你觉得跟男性艺术家和女性艺术家的分歧有关系吗？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，很多展览都没有女性艺术家参加在里面？

**陈：**是有一些关系，因为参加这些活动还要有一些外交，要接触到外界，因为我不太会这方面。我在杭州这么多年，我仍然主要是学校和家里接触，没有太多跟外界接触。

**问：**就是当时的女艺术家一般比较内向一点？

**陈：**个人不一样，因为在学院里，本身受学院的影响，不说学院派，但它有一种东西会根深蒂固影响你，还是我来读书，我来做自己的东西。

**问：**侯文怡曾经在上海做过一个《新具象》展览，她算是有参与过，其他的女艺术家还是很少。

**陈：**侯文怡毕业离开学校以后的情况就不了解了，她本身是上海人。她没有留在学校。他们班最后好像没有人留下…林琳当时的情况我知道，他的毕业创作没有给合格。

**问：**当时您对万曼工作室有没有兴趣？有没有去给他们做过作品？



**陈：**没有做过作品，但是我也会去看，当时有朱伟、施惠、徐进，他们有一些人在这里做一些作品，我会去看，但是我没有参与，好像王广义也在那边做过两天。

**问：**万曼工作室的形式是比较新的，原来是没有壁挂这个形式。

**陈：**原来我们没有这个专业，因为万曼过来之后就这样了。

**问：**当时有没有对于这些比较新的艺术概念，像装置艺术、大地艺术或者行为艺术等等感兴趣？

**陈：**都是通过画册，看过这些东西，比如说在日本，有艺术家做了作品，是很多的伞，还有一些大地艺术，在环境洒了很多涂料，以前我们都是通过画册了解。

我自己做的创作则是以版画为主，但也不单单是版画，有时候受身边朋友的影响，也画一些水墨，因为我有一个启蒙老师是画国画的，画梅花什么的，我也受他的影响。

到了江南，我第一感觉这是水墨的故乡，因为东北画画还是画素描基本功的水墨。那个时候从东北到江南，我突然感觉到，一块石头旁边就是一根小草，八十年代公园里面都是茅草的小凉亭，就是跟古人的画里面的景象，找到了水墨画最早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对国画还抱着希望，凡是国画的展览我都关注，都去看，所以我对水墨一直喜欢，现在也一直在画。

**问：**您发表自己的作品，或者是发表自己的文字，有没有什么途径？

**陈：**我一年级时发表过黑白木刻，在学校的《新美术》里，因为系里老师觉得我那个木刻刻得有点味道，刻的是西湖边，表现西湖的，所以这是由系里推荐的，并不是我个人投稿的形式，我也不太懂怎么投稿。

后来到《江苏画刊》发表，是朋友推荐的，「梦」第一次能在《江苏画刊》上能跟很多人见面。以前以为像日记形式，是私下自己做，就是跟主题性不同的东西。

**问：**可不可以说一下，当时在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方法是什么样的？你说是朋友推荐的？具体是怎么样的？

**陈：**是85、86年的作品，都是表现梦的，用这么大的黑白版画，有的是阳刻、有的是阴刻，就是在《江苏画刊》可能登了大约4幅—6幅这样。

**问：**是寄给他们的？

**陈：**作品原作寄给他们，或者自己拍反转片然后寄给他们。

**问：**有没有发表文字的资料？

**陈：**文字没有，只是一些版画作品。

## 总结

**问：**在八十年代有一个读书热，大家对文化的热情很高，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。您怎样去总结、形容那个时代？

**陈：**作为总结来说是很难的。现在回顾，那个年代启发你热情去读书，使你离不开当时的氛围。

当时范景中老师是教我们理论的老师，他给我们上艺术概论课，他讲课我们都喜欢听，我们一起在一个大食堂

吃饭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广泛的谈话，就等于现在的咖啡馆。他就说，新华书店又有一本什么书。比如说哲学书，现在就我这个年纪的人，家里的哲学书可能都会有这么一排，管你看得懂、看不懂，大家一听说推荐，立刻吃完饭就跑过去，有的书才几毛钱。所以读书热是从那个时候开始。

那个时候老师也特别投入，还有一个女老师叫樊小明，包括范景中，王公懿，冯远，王冬龄，他们是美院的第一届研究生，所以他们这些研究生就是会把77届，包括我们跟着后面这一群人带动起来在读书，形成一种风气。那个时候认识你，我肯定是因为你有技术上，或者是理论上的长处，我特别佩服你，所以才去跟你交往。

那个时代都是如饥似渴，大家开始是封闭的，从文革过来，画一张什么东西就代表你反对什么了，你看不到任何东西。一到改革开放，突然见到了。所以说，做总结很难，只能回顾那个时候是那样一种氛围，使你养成看书。现在我也做老师，范景中仍然是我们的老师，就是这样一下子过来。

**问：**当时学生、老师在学校里面，他们的交流，每一天生活在一起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

**陈：**对，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画画，学生没有画室，老师是有画室的，我们喜欢哪个老师，有的时候会闯进去会找他去，是能看到的老师在做什么，现在我们学校里面都不存在这种油画室，所以学生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。所以，我经常把学生带到我自己的画室去，让他们也一起享受这个氛围，会鼓励他们作画，这很重要。

亚洲艺术文献库

Asia Art Archive

©2011

[www.aaa.org.hk](http://www.aaa.org.hk)

[www.china1980s.org](http://www.china1980s.org)